

杨适文集

②

杨适 著



 人民出版社

杨适文集

杨适 著

2



人民出版社

哲学的童年

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

序

杨适同志跟我是同事，我们在一处教书，常常一起讨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对西方哲学的起源有过相当长期的钻研和思考，并且为高年级学生开过这一方面的讨论课，我也旁听过这些讨论。他的课比较生动，并不是写好讲稿面面齐全地满堂灌，把学生当作抄笔记的简单机器看待，临了一考，照预定的框框打分数完事。他事先就把必要的原始材料印发给学生，要他们仔细看，开动脑子思考，要他们在课堂上对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共同讨论，他自己只作引导，作出的结论也不是硬性的规定，随时都可以吸收青年的思想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这本新书。可以看得出，这书不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丝毫没有“以此为准”的权威口气。但是他的钻研态度是严肃的，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也不下含糊其词的判断。他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认真的深入讨论，这才是他写书的目的，正像《诗经》上说的那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由于我经常同他讨论，也就享受了优惠待遇，能在出版前就逐章读到他的原稿。先读的确是一件快事，作为第一个读者，比大家早得到一些新知识，早接触到许多新见解，好像早晨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澡沐着我的旧脑筋，使它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些新鲜念头来。可是这样一来，杨适同志派给我这第一个读者一项

不可推托的任务,要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给大家看看,作为引起议论的引子。我既然赞成他“求其友声”的旨趣,当然应该首先在行动上予以支持,哪怕说出的话有毛病,成为批评的对象,也是起了引起争鸣的作用。只是我这个人虽然爱好哲学,但为哲学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仅仅翻译过一些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知道那么一点点,自己一本书也没有写过,写序难免出笑话。我不想向专家们班门弄斧,只想向青年的同行们请教。因此我不能学过去的少数名流那样,为了应酬而写序。他们可以不用看书就发点冠冕堂皇的高论,拿来应付作者,其实对读者不起任何作用,等于不说。我的目的和作者一样是“求其友声”,决不能掩盖自己的无知,只能说一点真正出于自己思想的老实话,争取大家评判。

杨适同志这部书不是什么即兴之作或者应时之作,而是一部认真讨论哲学问题的书。但是读起来并不干巴,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火气和架子,平易近人。哲学虽然研究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世外天书,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普通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能够感兴趣,因为这种根本规律直接联系到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息息相关。有些人说自己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说自己没有哲学头脑,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指导他行动的基本原则,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则就是哲学罢了。中国人历来重视哲学,尤其在多难殷忧、动心忍性的时代,现实的问题迫使人们不能不深思,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思考得比较简单,有的人比较深远。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变革时代,要求我们思考得比以往更加深远。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哲学无用,只有科学技术才有用,所谓“重理轻文”就是突出的实例。我觉得人们这样想是值得注意的,的确事出有因,但是并不表明中国人真的对哲学不感兴趣,倒是适得其

反,正表明他们在认真思考问题,应该说哲学思想空前兴盛的时期即将到来。杨适同志写书正是为这个兴盛而努力。他并没有提出一些定义,画下一些格子,只是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出发,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追寻线索,摸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不就是认真研讨哲学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到了我们的头上,迫使中国人民深思,引进了西方当时比我们先进的哲学思想,开始走上告别古代的道路。清朝垮了,帝国主义者们的炮弹还是往我们头上轰,我们继续深思,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垮了。没有新的哲学思想,当然不会有五星红旗,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还要做艰巨的工作,扫除历史带来的污浊。这些污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深思,才能前进。我们不久以前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又是深思使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哲学无用的人其实也是在参加深思的人,他们反对哲学僵化,反对假、大、空,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他们不是“凡是派”。但是,深思不能停止,一停止就必定倒退。科学技术很重要,必须克服以大老粗为荣的蒙昧主义,然而离开思想、不要哲学的科学是没有的,正如没有不要科学的技术一样。我们现在需要更加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哲学。杨适同志的书努力朝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值得我学习。

这部书又是讲西方哲学史的书。研究哲学是不是一定要研究哲学史?有些人以为不一定,过去的思想家全都有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错误,错误的思想有必要研究吗?这话初看有理,其实欠妥。人的思想是社会性的,个人的思想并非原子,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实践,更要吸收过去思想中的优秀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片

面的、不确切的成分。不弄清过去错误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自己只能重犯历史的错误。而且错误常常与正确纠缠在一起,不深入研究其前因后果,常常分不清楚,甚至互易其位。不懂哲学史的哲学家,和不懂哲学的历史学家,都是盲目的。盲目很危险。有些讲哲学原理的人以为学点哲学史知识可以使自己的演讲生动一点,或者显得博学一点。这种看法是把哲学史当成脂粉,而不认识它是哲学的灵魂,应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用的不是唯物辩证法。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有些地方用的也不是唯物辩证法,但是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杨适同志的研究特别着重方法论,是针对着这个重要问题的。

还有些人虽然不反对研究哲学史,却认为不必研究古代哲学。他们重视现代哲学,这是对的。知古而不知今,是脱离实际,正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我们过去的研究犯了这个毛病,应当改正。但是,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片面要求研究现实,用“厚今薄古”的口号反对“厚古薄今”,也同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现实是过去历史的发展,也是向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据;现实是实际,历史也是实际,二者是一个实际的发展。把实际砍掉一块,那只是砍掉发展。不要发展的哲学就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杨适同志的研究与此相反,他讲的是最古的哲学,但不是孤立的哲学,而是哲学的辩证发展,这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要永远发展下去。这是古与今统一的研究,我认为是现代化的哲学研究,厚今而不薄古。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他下了不少功夫,他讲的其实并不限于古代哲学,更着重的是现代哲学。他对方法论的看法,值得大家商讨。

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要花费气力,不避艰难险阻,取巧的路是没有的。不但自己研究要付出大量辛劳,就是学习别人的研究成

果也不轻松。我读杨适同志这本书，虽然觉得妙趣横生，可是流的汗也不少。他引了那么多原始材料，作了那么多细致而又概括的分析和选择，读时跟着他上下求索已经气喘吁吁，还要不断地往回看看，以防自己的脑子乱套。而且，单单这样做还不够，我还必须作自己的判断，要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比较比较，仔细想想。这是苦差事，也是乐事。吃苦是享乐的前提，如果我怕吃苦，浅尝辄止，那就毫无所得，尝不到甜头了。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管哲学史，不理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浮想联翩，那当然舒坦得多，但是只能得到空中楼阁，误己误人。杨适同志不是那样做的，他倒是迎着困难上，不惜自找苦吃，把苦涩的外皮一点一点剥开，挖出深处的甘美桃仁。他挖出的桃仁我们也必须细嚼慢咽，一不小心就会囫圇吞枣，成为不知其味的猪八戒，多此一举。古代哲学是比较难研究的，需要先下一番考古功夫，细细爬梳，尽量不遗漏一点材料，然后用现代最先进的手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它们联系起来，才能恢复本来面目。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急功好利的人也许会看了发笑，他们是智叟，我们还是学挖山不止的愚公吧。

杨适同志还有一方面做法我认为值得参考。他避免门户之见，尽量吸收其他学者的正确成果，在他自己的原则下加以消化。例如讲柏拉图哲学的发展时，他大量吸收了陈康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比比皆是，他并不因为陈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将其摒弃。我觉得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只是摒弃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派性而已。此外他讲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吸取英国学者 Ross 的合理观点，讲概念发展时还采纳瑞士学者 Piaget 的儿童心理学学说。

原稿我看得比较仓促,看后他又作了不止一次修改,因此我希望快点出版,以后再仔细读。希望大家读一读这本新书,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专业研究工作者不要轻易放弃阅读的机会,它会启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它给我们起了一个头,我们读了动脑筋,必要时也来同作者商讨商讨吧。

王大庆

1985年7月

题 解

本书以西方哲学史中若干发展线索问题探究为题,是想标明它不是一部正规系统的著作,而仅仅是对主题所作的某些探讨。

要弄清西方哲学史中的发展线索和规律,是一个严肃而艰巨的大工程,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需要很多人做长期切实的工作。在这个战线上,主要靠正规部队。而我只是一名游击战士,就自己所见所能,做一点局部零碎的事情,如果对集体的事业多少有点补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种考虑,一方面是我知道自己学力不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这样做可以使我比较灵活机动些,把自己极其有限的能力和时间用在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地方,例如可以不必面面俱到,不必特别注意篇幅比例,不必在力不能及之处做过多勉力而为的事情;有些问题我感到较有意义或新鲜生动,可能会钻进去写得多些,有些问题我还没注意到,或现在还不能深入,或觉得国内其他著作已经说明了问题,我就可以偷懒些,少写或不写,或径直采用别人的成果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样做当然会出现许多缺点,如不成比例、挂一漏万、粗疏片面等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我应说明这一点,以便事先就求得谅解。不过,由于我的这些探讨本是自己为了理解主题所作的一些尝试,里面仍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因此,在不严整中还是有某种统一性的,希望它能对理解西方哲学发展线索有些用处。

近年来人们注意哲学范畴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哲学思想凝结为一些基本概念或范畴,哲学史的基本形态就表现为范畴的演进发展史。不过我觉得哲学史固然表现为范畴史,却不能归结为范畴史,因为通过范畴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哲学思想的运动和生命,其源泉和根基还是人类本身,是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现实,所以单独地研究哲学范畴本身的发展,反而弄不明白它的生动命脉。因此,我的这本书虽然实际上以研讨西方哲学思想即范畴的发展线索为中心,却不打算采取单纯研究范畴的形式,也不用这样的名称作为题目。

前 言

本书虽然只是试图对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作一些初步的具体探讨,但由于所围绕的主题重大,指导我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关键问题。

通过研究,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是唯一可能揭示这种发展线索的科学武器。这种观点和方法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是要学到它掌握它是不容易的,需要在实际运用中使理解具体化,需要反复检查改正自己的认识。这里谈一点自己在使用中的初步理解。我把这些理解作为自己研究时的指导,提出来也为了便于得到批评指正。

一、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目的何在

哲学史同哲学原理不同,它把我们带到历史上许多特殊形态的哲学派别和观点的领域中去,研究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得到许多具体的知识。但是首先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我们主要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还要花费这样巨大的精力去钻研那些已经成为陈迹的古老哲

学呢？西方哲学的历史离我们更远，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有种种解释，但我觉得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就是：哲学在其本质上离不开哲学史，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本质上就是哲学史。为什么呢？因为哲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思维，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存在于、展开于历史的发展之中；离开了活生生的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哲学，它就没有生命和灵魂了。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各种哲学，都是这个生动的思维长河中的一些阶段、环节和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真理性，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结果，而恰恰是人类以往社会历史和哲学思维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站在新时代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人类过去全部发展成果进行批判、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并且，它仍然要在人类社会和思想的继续发展中受检验，求发展，才能永葆其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真理的历史具体性，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些抽象的教条。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真理不是一块现成的铸币。真理不是什么突然出现的、现成存在的、人们—伸手就可以获得并拿来使用的东西；它是历史艰苦发展的产物，其根据深藏在历代人们的劳作之中，因此，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可能深入于它的秘密之中，得到那些宝藏。

哲学理论思维作为历史产物，主要应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包括人们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科学和文艺等全部生产生活的活动在内）的集中表现，所以哲学被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种哲学不论其形式如何抽象，如何高高在上远离它的现实基础，实质上总是不会脱离它所属时代的现实的，那种抽象形式

正是现实的高度升华的形式。既然如此,随着每个时代的变迁和演进,哲学总是受到改造,必然会形成一种运动。其二,哲学一经产生之后,它的每一步发展固然都以社会的变动作为现实基础,同时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因为每一时代的哲学,并不能单纯地从现实社会生活里直接生长出来而不顾先前的哲学成果。它必须从前人已经得到的成果出发,只能以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精神对旧有哲学加以改造的形式,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同人类实践史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哲学自身发展史,形成了哲学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内在联系和推移的辩证进展。这就是我们考察任何一种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都必须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因此,哲学的本质就在历史中,即使极富于生命力的哲学,如果我们离开历史去看它,它就会对我们只呈现为一堆现成的结论,一些不知其来源的抽象教条,一摊无生命的枯骨;我们对于它内在的生动灵魂就会熟视无睹,食而不知其味;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就会粗暴地肢解和曲解它们,使之成为令人厌烦的枯燥东西,甚至发生对现实的粗暴歪曲。但是这能怪谁呢?恐怕主要还得怪罪于我们自己。因为问题主要是我们对它并没有好好理解。

可见了解哲学和哲学史的统一,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要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纯知道结论走向对这种结论的本质作生动深入的理解,认真研究哲学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哲学本来只存在于社会历史和哲学史的生动运动中,此外更无什么真正的哲学。哲学和哲学史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区别只在于哲学原理扬弃了哲学史的外在的偶然的、历史事件的形态,以逻辑的形式抽取了它的成果。我们学习哲学原理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只

有把它放回到历史之流中去,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在研究哲学史上,西方哲学史之所以特别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到今天为止最为完整和系统的一部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理论来源。我们知道,中国的、西方的和印度的哲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三个哲学史源流,此外还有许多民族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同意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我们中国人在直到近代之前的悠久历史里,文化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才能和相当深刻的理论能力,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极其光辉的篇章。我们要重新站到世界的前列,不能离开自己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但这决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相反,为了发扬自己民族的长处,更需要向别人学习。因为中国人固然有长处,也确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清末洋务派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坚船利炮是值得学的,至于根本的学术那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成法好,结果他们形新实旧,并没有获得成功。孙中山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才搞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学了西方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证明了我们不但需要努力学习西方的技术物质文明,而且必须认真地、有分析批判地学习研究西方有价值的科学和哲学成就。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体”,它原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当然我们还要使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同中国的文化结合好,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光辉成果。可见我们做哲学史工作的人,对中外哲学史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而我们主要做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则应提供

一些更切实和有价值的东西,来为这个总目标服务。

二、研究哲学史应着重线索的理解

哲学史研究所面对的、要处理的首先是无数纷繁的材料,在漫长的历史里出现的许多哲学家、哲学派别和他们的种种观点等材料。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占有和弄清这些材料,不少哲学史专家对此做了浩繁细致的工作:搜集它们,编译它们,考证辨伪,训诂文字。中国人要研究外国哲学,这类工作尤为繁难,许多学者为此花费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是值得人们高度尊敬和感激的。没有这种基础工作,一切研究就无从开始,只是空谈。

但是,从我们的目的来说,掌握这些材料还不能算作研究了哲学史本身。黑格尔曾相当深刻地谈到过这一点,他说,哲学史不是历史上各种哲学意见和观点的偶然的堆积,真理和错误的简单陈列,这种哲学史只能使人感到空疏无聊,缺乏兴味。^①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有些哲学家对罗列现象材料的形式主义做法都不满意,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就更不应当开中药铺了。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学哲学史所想达到的目的不会有多少帮助。

哲学史上的各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着的,因而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规律性关系也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应当怎样把它发现出来,却是看法纷纭,莫衷一是,这就涉及哲学史观的问题了。实际上任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7页。

何研究哲学史的人们,都把自己所主张的哲学看成最合理的,所以都把他以前的哲学看作是向着他自己的哲学观点发展作准备的一些先行阶段。各种哲学家都会按照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与方法,来理解和整理以前哲学的发展线索,那本是极其自然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在当时说来相当深入的总结,这同他的本体论学说和与之相关的四因说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有些比较局限和褊狭的哲学家就缺乏这种能力,只能整理和叙述他那个派别的思想发展。在近代,黑格尔曾提供了一部相当丰富生动和深刻的哲学史著作,那是因为他有一种虽然是唯心的但仍是历史辩证法的哲学作指导。他说,“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①他的“哲学真概念”是一种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他认为这种客观精神是自我运动的,它的必然发展就构成了哲学史的命脉,历史上那些有一定价值的哲学形态都不过是这客观精神借以表现其自身的一些外在形式和情节,所以它们中间就有了内在联系和推移的运动;这种辩证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客观精神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最好表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他常常歪曲了事实,他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哲学史发展的终点也违反了他自己的辩证法。但他终究仍是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家,所以他在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所作的许多深刻发现和阐述,虽然有许多需要批判纠正之处,但总体上至今仍然大大高于在他之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比如罗素这位现代的资产阶级大哲学家也写了一部西方哲学史,在不少具体阐述中不乏有意义的东西,但由于他只从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出发,而且到处渗透着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5页。